



說我霧峰林家*

林博正**

紀錄：林蘭芳



* 此為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林獻堂日記解讀班」於2003年10月6日舉行「日治時期台灣地方社會變遷演講系列之二」，邀請林獻堂先生的長孫林博正先生主講。會後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教授林蘭芳整稿完成。是日參加的解讀班成員有王美雪、丘慧君、李毓嵐、何鳳嬌、林偉盛、林蘭芳、周婉窈、許雪姬、張季琳、張隆志、劉世溫、鍾淑敏等十二人。

** 林博正 前明台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



一 祖父林獻堂

爲了解讀、出版我阿公的日記，日記解讀班在座的各位花費諸多寶貴時間和力量，做爲林家的一份子，我要向各位表達十二萬分的謝意。

阿公日記曾記載我在1935年出生當天全家人喜悅的情景，據稱當年殺了一百隻雞，讓大家高興吃雞酒。

1941年我親生母親過世之後，我由祖母楊水心領養，和阿公阿媽共同生活。我和阿媽相處的時間比較長，但和阿公相處的時間比較短，因爲阿公於1949年，約在我十三歲那一年就離開台灣到日本。換言之，我與先祖父林獻堂先生共同生活只有短短八年的時間，從我六歲到十三歲這段期間。當年那個年紀的小孩，由於資訊、環境等種種因素，無法像今天同齡的小孩一般聰明，所以我對祖父的行爲和日常生活並無深刻印象。以下所言雜有個人經歷、親戚所說和文獻所載者。

1、阿公對我的教育

據說在我小時候阿公請家庭教師教我日語，但我已經忘記有這回事，反而我記得阿公親自教我漢文的事情。光復不久，學校以台語教導「人之初，性本善」，還未以國語教學。我下午較早下課，下課後當我遊玩時常被阿公叫回家去學漢文，是阿公親自教我，這一點讓我很感困擾，因爲在玩耍時被叫回去，根本還沒玩夠。小時候我覺得阿公是個很嚴肅的老人，不過他也有些幽默感，偶爾會說說笑話。

阿公的生活很規律，每天很早起床，起床後就在大廳一直散步，走來走去，又做體操。阿公所穿的是包鞋，走起路來無聲無息，小時候我愛玩，常和朋友跑來跑去，衝來衝去，有時候會險些撞到阿公，他會說：「較、較、較細膩ㄟ」（要更小心一些）。



2、阿公的墨寶和字畫蒐藏

阿公的字畫，我弟媳——明台高中的林芳嫻女士有比較多的蒐藏。弟媳以身為林家的一份子為傲，所以一直蒐集和林家有關係的文物，相信她的蒐藏會比我多。至於梁啟超來台時所寫的真蹟，是無價之寶，目前收藏在我這裡。

阿公常參觀畫展，他所蒐藏的最大畫作應該是顏水龍先生的畫作，顏水龍的畫作中有二幅我已轉賣給台北市立美術館，其中有一幅曾得過法國的獎。之所以出售這些畫，是因為顏先生在世時常向我借出，一借就是好幾個月，畫常常不在我家中，無法懸掛。我將畫讓售給市立美術館時，顏先生已經過世，所以無法將這幅30號的原畫拿去給他洗或是修整，如果放在我那兒，畫作受風吹或由冷氣吹拂，恐怕無法好好保存，倒不如讓售給市立美術館。對於我賣畫，我的長子林明弘（是個藝術家）對我頗為不滿，質疑為何讓售給美術館？但是他平常並未表示對這幅畫作的重視。

顏水龍先生畫作中的一幅，原先掛在老家大廳中，後來古厝無人居住，畫作掉下來連畫框都掉了，倖存的畫作上佈滿蜘蛛絲。有一天我和顏水龍先生到古厝去，顏先生看到這情景就說：唉，真是捨不得。因為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畫作，於是他將畫帶回去慢慢洗，又重新裱框，之後就成為一張很好的畫，要不然那張畫已經快毀了。

顏水龍的太太是金美齡女士的阿姑。顏水龍先生貧苦出身，在日本時曾受到我伯父攀龍的栽培，所以他對我阿伯沒有第二句話。他曾叫我拿伯父的相片去讓他作畫，後來畫了一幅十幾號大的伯父肖相，現在掛在明台產物的會議室中。至於我們所有的陳澄波的畫，或許僅存小小的一張。

3、阿公的使用人

阿公林獻堂有許多使用人，如林坤山、林金荃、溫成龍等人。林坤山



先生，我稱他為坤山仔伯，他一生為林家做帳房，是個很規矩、老實的老伙仔，由於我年歲和他相差甚多，當年只覺得他是個很老的老人家。先祖母對坤山伯常學著比劃他緊張時的動作來消遣他。

林金荃也在林家擔任帳房，任職時間頗久。後來不知何種原因，他想離開林家到彰化銀行任職，當時正好我祖父擔任彰銀董事長，所以他去就職並無困難。他最後任職於彰化銀行總行財產股直到退休，退休後罹患癌症過世。先祖母常說林金荃鬼頭鬼腦，是個比較有心機的人，由於他人長得頗英俊，眼睛大大的，所以大家都稱他為「大目仔」。

溫成龍是我阿公的秘書，溫成龍之後由我舅公楊天佑擔任秘書。溫成龍離開林家之後自己做生意，其子有做生意從事貿易者，我於1966年回台灣接任明台保險公司職務時，透過溫成龍的關係向其經營事業的兒子們拉過保險，他們也都有投保。

4、阿公的女朋友

只要繼續往下看阿公的日記，就會發現阿公和我們家女佣施秀玉的一段情。其實在我阿公當時代的人，堂堂與女佣發生關係並不是什麼大事情。但因阿公通常是排解族內糾紛的人，所以他維持自己的尊嚴並自我約束，並無公開正式納妾，但是阿公也是查埔人，又在日常生活中和施秀玉接觸而日久生情。阿公日記中也一五一十的記載著我阿媽如何解決此事，所以關於這一點我也不必隱瞞。

施秀玉是霧峰人，在女佣群中長得不錯，是個聰明靈巧的人，曾經帶過我一陣子。她有空閒時會閱讀日文雜誌，不會偷懶貪玩。秀玉也會舞蹈，所以我祖父請客時，會讓她跳舞以娛嘉賓。秀玉具有小學的程度，已是當時不錯的水準，能夠看小說，以當年的日本小學程度，我覺得連我只讀了三年，日文程度都是不錯的了。



秀玉現在年紀可能已七十好幾，接近八十歲了。當年我阿公過世後骨灰從日本運回台灣，我們遺族身穿白長衣在開南商工中山堂舉行追悼式時，據稱她的兒子有來到式場，這是她最後一次出現，此後即未曾再聯絡。當年秀玉離開霧峰林家時，我阿媽就都已處理好了，該給她的已經都已給了她。

5、戰後阿公和日本人

戰後阿公和一個松岡先生不錯，他在台中開店，終戰後得回日本，他拿了一個很大的箱子來霧峰，說是他要回日本，這些東西都不能帶回日本，就給我們。當時我感到很高興，因為箱子裡面有很多東西。

有一名日本人回日本前帶來一只價值不菲的花瓶，拜託我阿公為他保存，後來阿公有設法送還。

二、祖母楊水心

1、祖母最疼我

因為我是長孫，祖母對我非常疼惜，可以說是過度保護，阻止東、阻止西。我如果外出，她就會叫一個小男孩佣人跟隨我，說是保護我，其實是監視我。我上初中時，兩個姊姊從日本回來和祖父母同住，在日常生活上，比如吃飯時若有好料理，祖母一定先挾給我吃，結果引起我兩個姊姊的不滿。

我和祖母生活，雖然她很疼惜我，可是當年我不會想，即使物質上很富裕，往往覺得祖母的愛無法代替母愛。所以我常對祖母感到不滿，老覺得她管我管得太嚴。學校舉辦父兄會，同學們都是年輕父母親或姊姊代表參加，而我是由一個綁小腳年紀很大的老阿媽來參加，所以同學老是取笑我說，那個綁腳的老婆仔來了！所以我心中有種自卑感。祖母很疼我，也對我花費甚多精神，但在我小小的心靈中並沒有很感謝祖母。及至年長可以感受到祖母



的用心，就體會當年想法不對，後來我對祖母很感激，可以說在世界上最疼惜我的人就是我的阿媽。

2、阿媽是林家的財政大臣

就我兒時了解所及，林家的財政全是由阿媽在發落。我阿媽協助阿公，也替阿公照顧在阿公身邊的人。某回我阿公要去做西裝邀葉榮鐘先生同往，我阿媽就和葉先生說：趕快跟老先生去，會有好處。結果阿公也幫葉先生做了一襲西裝。這就是阿媽疼惜阿公身邊人的表現。

3、阿媽看重的女性友人

阿媽平時最高興接觸且常有往來的女人家，其一是何秀眉，如果阿媽去台中就一定去找何秀眉，如今何秀眉已高齡九十好幾。早年何秀眉的行動比較自由，但後來得病常臥病在床，比較無法走動往來。據稱，後來有位牧師為何秀眉祈禱，何就從床上站了起來。

何秀眉為霧峰曾厝附近的人，嫁去擅於做餅的社口，她就將在社口耳濡目染的做餅功夫用來開間太陽堂餅店，台中太陽堂最原初的創始者就是她。後來大家看到做太陽餅好賺錢，就相繼學去且沿用「太陽堂」的名號。現在一進入台中，眼目所及都看得到太陽堂的店招，簡直多如路邊狗屎。其實只有何秀眉所開的那一間才是正統的，位於自由路彰化銀行總行斜對面。彰銀對面也有許多家「太陽堂」，有一次我也走錯家。

其他先祖母喜歡交往的女人家，一位是林根生的太太翁梅子，後來我大姊會嫁給翁梅子的弟弟〔翁廷雄〕，關係應該是從我祖母這邊來的。翁梅子是我生母愛子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位我祖母很欣賞的有人格的太太。另一個我祖母所欣賞的女性是呂靈石先生的太太莊氏嬌。

3、阿媽喜歡看美國電影穿洋裝



阿媽喜歡看西洋電影，尤其是美國電影。我們陪她去看電影時，由於祖母不會看快速跑過的字幕，就會叫我們向她說明。坐在我們身邊看電影的人常會埋怨我們：明明是用眼睛看電影，為何用嘴巴在說話？

阿媽愛看的電影中有一齣《江山美人》，主演的男主角Arrow Flynn，是個長得非常英俊的好萊塢男星，《三劍客》亦由其主演。祖母之所以非常喜歡《江山美人》，是因為男主角Arrow Flynn英俊年輕又很會耍劍，片中有位皇太后很喜歡他，發展出戀情，結果我祖母想像自己是女主角，看了就很甲意。另一齣電影，我忘了片名，電影內容是主演阿媽和孫子的故事，她就想像她和我兩人之間的事情，所以她看了也很甲意。至於祖母是否會重覆看同一齣電影片，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阿媽雖然年紀大了，但是愛穿連身洋裝、戴帽子，從照片看來，阿媽的臉大大的，戴著帽子，看來很是可愛。

4、阿媽用羅馬字寫日記

我不曾看過阿媽看書。不過，她對內對外都很忙碌，不論什麼時候都有客人來。我們家中有一個專門煮菜給我們吃的人，如果有客人來也往往是這個煮菜的人在張羅；另有一個煮飯的人，得煮我們和使用人要吃的飯以及使用人要吃的菜。但是如果有客人來，並不是每次都委任這個煮菜的人，阿媽往往也會親自下廚。所以，阿媽事情多，對內很是忙碌，對外也幫助阿公照顧該照顧的人。

阿媽用羅馬字寫日記、與朋友通信。我也學過一些羅馬字，當年我口誦起阿媽所寫的信很是順口。阿媽的日記記載1942年4月1日我入學情景：「本日午後二時，博正入霧峰公學校，而猶龍引博正去後，我與主人也去」。不過，我入學應該是上午，不是午後二時。阿媽曾要人代筆寫信給攀龍伯父，要他回台灣，不要再繼續留在英國讀書或在外國遊學了。



5、阿媽與阿公及她的兄弟姊妹

阿公和阿媽會因為意見不和常吵架，我看過阿媽氣得擲茶杯，看來是阿媽比阿公兇，因為我未曾聽過阿公大聲說過阿媽。倒是聽說阿公打過阿伯攀龍，因為阿伯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即他的堂妹。所謂「堂妹」其實是祖太時即已「堂」，如以外國的觀念來說，已經不是親戚了，但因為我們是大家庭制度，加上我阿公當時的封建思想，所以反對這門婚事。

阿媽和她娘家兄弟姊妹比較有往來的是我舅公楊天佑和姨婆楊水有，姨婆楊水有在阿媽臨終最末期時長住霧峰。我阿媽還有一個妹妹，就是林金荃的岳母，所以才請林金荃做帳房。

6、阿媽對幾個媳婦的看法

我阿媽最疼我媽媽，對大媳婦不甚欣賞，常常會說伯母不好的話。對孀孀雪霞就更不喜歡，因為孀孀有肺病，不知是嫁我叔叔時有隱瞞或是婚後才發作，總之嫁來林家沒多久就發作了。阿媽也會叨唸說：那種病身軀堪不起，不能打球，但是孀孀往往跟叔叔去大肚山打高爾夫球，常惹得阿媽不高興。此外，因為雪霞孀孀生病，很花錢，不論是吃用或是藥，得花不少錢，所以阿媽也不高興。原本阿媽認為孀孀活不久，結果卻是我阿媽先走一步。雲龍叔在雪霞孀之後還有一個日本太太，最後戰爭末期疏開到霧峰，因為我一個妯娌（楊天佑之妻）常去和她講說我三叔在台北有女人，所以她煩惱到精神失常。

三、生父林猶龍



1、我對父親印象深刻的三件事

我父親和艷秋女士及艷秋女士所生的小孩同住，我沒和他住在一起，所以我們父子相處時間和機會都很少，但和父親有關的三件事讓我印象深刻。

父親帶我去霧峰公學校入學是一次，第二次是光復後他回霧峰時送我一串鞭炮，當時剛好台灣開放可以放鞭炮，他送我一串二十發的鞭炮，可以一個個放，也可以一次放完。父親送我鞭炮，讓我印象非常之深刻。

第三次是我以第一名成績考取萊園中學初中部，有機會跟隨父親到台北，當時父親是彰銀常務董事，雖然在台中總行上班，但偶到台北出差。當我已考取而學校尚未開學時，和父親到台北，途經新竹，彰銀新竹分行經理出面相迎，當天中午就帶父親去酒家喝酒。父親也帶我同往，但因為我不會喝酒，就一直倒汽水給我喝，汽水喝太多，結果翌日一直拉肚子。

2、生父死因之猜測

生父過世時，我回去看他，他身上多處淤青。當時對於父親的死因有種種猜測，如果要說成中毒的反應也說得通，但因我不是醫生，無法證實這是中毒。

對於父親死因的可能原因，到最近我六十多歲時才恍然大悟，何以父親身上會有淤青，因為我本身也患同樣的病。到底是什麼病？有一天我看到日本報章刊登的醫學文章指出：人在睡眠中會呼吸中止。我太太常說，我很會打鼾，鼾聲停止後呼吸停止一段時間，然後才又「咻」的一聲重新開始呼吸。據此對照以觀，我是患了這種病，所以想盡辦法找醫生檢查，也花一、兩天的時間，晚上睡在醫院，身上裝有各種儀器、電線來檢查，結果發現我一個晚上有三百多次停止呼吸。

何以會停止呼吸？是因為晚上睡覺時，喉嚨中有塊肉，睡眠時由於放鬆，那塊肉會下垂，於是蓋住呼吸道致使呼吸停止。呼吸停止時會缺氧，我



們的下意識會提醒說如果不呼吸會缺氧致死，於是自然本能會醒過來而開始呼吸，但醒過來後不久又會倦累，睡著後喉嚨那塊肉又會垂下來。由於患了這種病，我曾去動過喉嚨手術，但是沒有用，後來找到了一個儀器，讓我在晚上睡著後可以增加壓力，幫助我恢復呼吸。

以我的例子來看，父親過世時體格比我好，也比我胖，他胖到後面的頸子因為長了很多肉而突起。以他人這麼胖，加上有和我同樣停止呼吸的病，而且病情可能比我嚴重。因為早年的醫生無法發現父親患有這樣的病，父親也沒注意就放任它去，所以當長期缺氧之後，某一天就壽終正寢，我想這是最有可能的死因。

我伯父林攀龍是死於心臟病，因為我伯父從年輕時身體虛弱，比較會注意身體，所以他們三兄弟中，反而伯父活得比較久。叔父林雲龍死於腦溢血，因為他人很胖，血壓也高，那時候的人不注重高血壓的嚴重性，通常不加理睬，酒照喝，如果有吃降血壓的藥，也由於當初才剛發明出來，恐怕藥效也不好。

四、生母愛子女士和外祖父母

1、對生母的印象

母親過世時，我才六歲，對母親的印象不多。記得我五歲時，母親帶我回到東京，我到屋外玩耍時被蜜蜂叮咬，回到屋內，外祖父母和姨婆等親戚對我關心的場景。還有，我記得我大概一歲還是個紅嬰仔時，有一回拉肚子在尿布上，母親打我屁股，直罵我怎麼這麼髒！

母親愛子女士可以說我阿媽最疼惜的一個媳婦。她和我阿媽講話都是使用台語，因為她嫁來林家覺得很驕傲，也很快就投入林家生活的行列。母親了解要進入台灣的社會得先從語言著手，而她很快就學會了台語，在林家所



有的日本人媳婦中，就只有她一人會說台語而已。像林夔龍的日本太太，直到光復後還不很會說台語。

2、和外祖父母的往來

最早年和外祖父母的來往，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我兩個大姊住在外祖父母家。戰爭結束後我兩個姊姊跟隨姑丈和姑母回台，之後就沒有往來。大家也知道，戰後台灣和日本的往來並不容易隨意來去，也很少人能隨意來去，所以我姊姊們回台後也沒有再去東京。

後來一直到我在日本留學畢業期間，和我太太結婚後，經林以德先生牽線去認親，因為他知道我在宇都宮（うつのみや）那兒尚有親戚。去認親時，舅公即我祖母的弟弟很高興，還搬出早年的相片簿讓我看，此後才又開始有聯絡。我外祖母將其妹妹（姨婆）所生之子收為養子，現在這個舅舅還在，每逢年節還會互寄聖誕賀卡聯絡。

五、阿公滯日胡不歸？

1、阿媽支持阿公的政治活動

我阿媽不曾向我說過祖父去日本而不回台的原因。阿媽只說，寫信給阿公要小心，因為信件都經過檢查。有人問說我阿媽是否贊同阿公的政治活動，當時我年紀還小，不會去注意這些問題。但就我所見，祖母應該沒有反對，因為我阿公為了政治活動交往許多社會人士，常有往來，我阿媽隨時準備好要招待客人。阿公日記所載「吃潤餅」時，就是阿媽在招待朋友、親戚。

2、三七五減租，阿公不賣田



蔡培火先生未過世前曾親口告訴我，我阿公之所以去日本的原因，政府都很清楚：就是因為對蔣政權很不滿。很多人指出阿公是爲了三七五減租限田的政策和陳誠副總統意見不和所致，這只可說是其中一個小部分，但不是主要原因。以我當年小小心靈所體會的，是阿公對蔣政權治台非常失望和不滿。阿公住日本時，他或是寄信或是要人帶口信，往往交代不能出售田地，對阿公他而言，賣田就好像在割他的肉。雖然他明明知道耕者有其田政策即將實施，土地將會被政府徵收，他還是堅持不賣田。

政府施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地主只能保留三甲的土地，當年林家的田地多被政府徵收。林家和高雄陳家、鹿港辜家相較，境遇差別很大，因為我們林家的田地多屬「田」，所以都被徵收。替高雄陳啓川先生理髮的理髮師傅說：陳先生，你好像很「好額」，他答說：我有多「好額」呢？高雄市有一半的土地是我的。陳啓川之所以會那麼富有，就是土地沒有被政府徵收，鹿港辜家也有一半的園沒被徵收。最受影響的就是霧峰林家，林家的土地多是「田」，所以全被政府徵收光光。

3、蔡培火兩次勸說失敗

蔡培火先生曾說，當時蔣介石先生要他到日本說服我阿公回到台灣，雖然阿公回到台灣能對政府有多少貢獻不得而知，只要林獻堂能回到台灣的象徵就已足夠。不論蔡培火先生怎麼勸說，我阿公都不爲所動，蔣先生聽了蔡培火先生的報告後仍不死心，要蔡培火再度前往勸說。第二次勸說時，我阿公被逼到沒辦法，就說：你回去向蔣先生說，他起用台灣人我再回去。蔡培火先生的兩次勸說都失敗而返，之後霧峰林家就很不順，我不了解兩者間是否有關連。到我父親過世，報紙就刊得很難聽，將艷秋女士鞋中裝酒和其他一些難聽的話都刊出來，當年報紙都是國民黨在控制。



4、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失策

日本戰敗國軍接收時，我是個才九歲的小孩子，當時民間所做的歡迎門——就是歡迎政府人員來台——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從我出生到當時都沒有看過這麼美麗的歡迎門，晚間點上電燈，明燦奪目，也有遊行等種種活動。社會表面上看起來大家是很歡喜，但大人內心想法如何，我實無法了解。及至日後耳濡目染，我阿媽常說，國民政府——阿山仔，如何如何的壞，之後我才漸漸有了解。而我對國民政府開始感到厭惡，就是我二十歲時親生父親過世，看透報章媒體的惡意報導。

我阿公在日本時代，就主張廢除六三法、設立議會，雖然他所從事的種種政治活動都沒有成功，但是他在光復當時非常歡喜，我是有所了解的。所以阿公組織致敬團去南京向蔣委員長致敬，但據稱政府的反應非常壞，因為阿公參加皇民奉公會，又接受日本天皇敕封他為貴族院議員，對這兩點，國民黨政府非常感冒。

阿公開始對蔣政權失望，就是他想擔任〔省參議會〕議長之時。他心中想應該是由他擔任議長毫無疑問，但怎知蔡培火先生向我阿公說，政府是要給黃朝琴做，不是要給你做。黃朝琴是所謂的半山，曾在大陸為國民政府做過事情，所以國民政府信用他們，當時的「半山」包括游彌堅、吳三連和連震東等人，當時政府只相信這些人。葉明勳先生曾在《中國時報》寫過一篇文章，指出蔣政權來台之初的失策，就是不信任日治時代從事民族運動的人士，全把他們視為漢奸。

六、二二八事件中嚴家淦在霧峰林家

1、彰化銀行戰後改組第一次股東會

彰化銀行是由彰化人吳汝祥先生所發起，我阿公也是發起人之一，所



以彰銀成立之後，我阿公不是擔任監查人就是董事。吳汝祥先生擔任第一任董事長之後，日本政府就不再讓台灣人擔任董事長，後來都由日本人擔任董事長。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日本產業和企業，彰銀也是其中之一。當時政府任命我祖父接收彰銀並加以改組，第一次的股東會剛好是1947年的三月一日。就在前一天，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嚴家淦先生為台灣省政府財政處處長，是彰銀的主管機關，由於翌日彰銀要加開股東會，他就南下看看。但是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隨處都有危險，他頭一個就想到林獻堂先生。

2、嚴家淦來霧峰林家

當年嚴家淦乘坐美國車克萊斯勒的新車，由秘書和司機陪同，三人前來參加光復後彰銀改組第一次的股東會。股東會結束後，阿公就帶著嚴家淦先生和當時的台中市長黃克立及其他一些人同來霧峰，在我們家大家吃飯到半途時聽到水螺響起，我阿公已聽到台北二二八的事情，一聽到水螺聲響，他心想：啊，二二八傳到台中了。所以阿公不知是什麼念頭，他就將客人放在霧峰，自己外出到台中打探消息。

3、階堂叔公嚇退流氓

就在我阿公到台中探聽消息的期間，林家的使用人到外頭說我們家裡面有阿山仔在。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傳到一些黑社會流氓耳中，所以就有好些人圍在我們家外面，也有趕來看熱鬧的人，總計約有好幾百人。流氓個個都攜帶手榴彈，放在口袋中，手拿日本刀，圍在林家外頭說：趕快將阿山仔放出來，要不然就要放火燒林家。這些場景，我從頭到尾都看在眼裡。

後來有人傳說嚴家淦先生是到羅萬俤先生埔里家中躲避，這種不知由何人傳出的謠言並不確實，因為嚴先生躲在林家是我親眼所見。

針對圍在林家外面流氓的情景，我父親、伯父，還包括一些堂伯、堂叔



等人，大家都很緊張。我阿媽也很緊張，不知如何應付這些地痞流氓，只有苦苦向他們哀求說：再給我們一些時間，我們再商量看看，歸終會將阿山仔放出來給你們。就是採用此種一直拖延的戰術，一方面去聯絡我的叔公林階堂。

光復後治安不好，流氓逐家恐嚇一些有錢人，要求給二十萬或是五十萬，否則就威脅要放炸彈，所以大家都把錢交出來。我叔公也很怕這種事情，他在流氓前去恐嚇之前就把錢拿出來，所以將這些流氓地痞養得很是佩服我叔公，也很聽我叔公的話。

在邊拖延和邊聯絡叔公過來的當兒，不同的流氓頭起了衝突，至於流氓的背景和從事何事，我並不了解。其中一個流氓頭叫吳阿宏比較靠政府，比較有正義感；另一個叫施仔燕山，他比較凶惡，就是他主張要阿山仔出來，把阿山仔打死。吳仔宏認為不必如此，就算了吧，施仔燕山不聽吳阿宏的話，就在吳阿宏拿下眼鏡、兩人就要拚輸贏的千鈞一髮之際，我叔公林階堂出現了，就對他們說：你們在做什麼，「歇歇去」，都算了，不要在此鬧事，趕快回去！流氓地痞聽我叔公這麼說，他們不得不聽，大家星散而去，看熱鬧的民眾也隨之散去。

4、嚴家淦藏身處

當我從外頭走入厝內時，使用人對我說：嚴家淦躲在老嫗阿巧姨屋內的天花板上，你要不要去看，我帶你去。當時我很好奇，就跑去看嚴家淦先生及他的司機、秘書，他們二、三人探頭出來看，見我是個小孩子就用手比劃示意，教我不要在那兒。

那個天花板上頭普通沒有人上去，佈滿蜘蛛絲和厚厚的灰塵，在天花板中央有個四角型的窗，如果要上去，得拿移動式的樓梯掛著才能上去。上頭實在是髒得不得了，嚴家淦三人在上頭，因為是熱天，熱得半死，汗流不



已，臉和手腳都顯得髒兮兮。太陽下山之後，我阿公就教人拿樓梯請他們下來。

由於我們古厝房間很多，就叫人打掃二個房間，一間寢室、一間客廳，讓他們三人專門使用。一間臥房如何睡三個人，我也想不通，或許另搭有臥舖讓司機和秘書睡。我們也不敢叫他們三人出來和我們一起吃飯，怕被別人看見，就端飯去客廳那兒讓他們三人享用。平常，我阿公會和嚴家淦先生下棋消遣，讓他們渡過這段時間。

我已忘記他們在我們家住了多久時間。大概他們住了幾天之後，經我阿公打聽台中已經比較平靜，就將他們三人移到台中靠近彰化銀行的民眾旅社。後來聽說國軍已經上陸，所以我阿公就教我父親林猶龍、林瑞池以及另外一人共三人，用彰銀的車護送三人到台北，但路經桃園就被國軍攔下，我父親三人想這樣應該比較安全了，可以由國軍護送嚴先生等人到台北，所以就返回台中。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七、伯父林攀龍與萊園中學

1、林攀龍的作為

我是過繼給伯父林攀龍做兒子，算變成我的父親。他所撰寫的文章發表於報刊雜誌，後來我找人翻譯成中文，重新編輯出版他的《人生隨筆》，目前業已絕版。

對於林攀龍的政治生涯，我心中也有過疑問，因為他身為長子，而林獻堂激烈的從事政治運動，他從英國留學回台後為何不加入政治運動？就我了解，林攀龍回台第一件事就是創立一新會，但受日本政府百般阻撓，最後不知為何就和珠如伯母去日本待了十幾年。

伯父待在日本的時間很清閒，都沒做什麼事。當然他是個學者，說是去



圖書館看書，說得難聽些，實則待在日本享受他的人生。說不定他是認為雖然是在物質上享受，但在精神上是在修行，我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為何。比較來說，他的政治生命比我阿公短得多。我也常問很多學者專家，對於伯父去日本的主要原因為何，但是沒有人有答案。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前一年才又回來台灣，之後就沒有什麼作爲了。

2、林攀龍創設萊園中學

伯父唯一的作爲就是設立萊園中學。以伯父的學歷來說，擔任一個中學的校長實在大材小用。聽說，當年政府爲了讓我阿公高興，曾要我伯父擔任建國中學校長，但伯父婉謝未就任。又有東海大學要敦請他擔任文學院院長，但因爲有人反對，他這個人的個性不願意和他人競爭，所以就放棄了。

以教育的立場來看伯父經營萊園中學是成功的，如以經營者的立場來看則是失敗的。伯父真正獲得學生的心是，每週一早上的校長訓話，他可以說是一流的，將他在日本和英國所讀的哲學種種集大成的說給學生聽。當年學生年輕聽不下去，直到長大出社會，才覺得當年校長的訓話實在很寶貴，所以才又回來找我和學校老師要找《人生隨筆》這本書，也很多人來向我索取。

萊園中學經營得非常失敗，伯父是個學者，所以無法以企業的手法經營學校，致使學生數日漸下降。當時初中六班和高中三班，共計九班，學生人數不及千人，而政府於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萊園中學初中部廢除後，最後只有一息尚存。後來伯父將萊園中學董事長的位置傳給我，因爲我在台北明台產物保險公司任職，如果經營萊園中學，子彈從台北打回霧峰早就冷卻了。加上當時已經學生數日漸減少、學校因爲校地問題讓校友不滿而挨告、因訴訟關係學校名譽下滑、萊園又被中傷爲「菜園」等因素，萊園被愈說愈壞，學生數也愈來愈少。有一年我擔任董事長時的學校校慶，



結果沒有看到半個學校的學生，只有霧峰當地的歐吉桑、歐巴桑來捧場，所以我覺得很失望。

如今萊園中學已是個學生數達三千人的學校，這是我同父異母弟弟和他太太的功勞。我弟弟本來在台中無所事事，我請他來管理萊園中學。當時學校經費不足，無人捐款，只能處理校產。霧峰的萊園中學可說是台中縣最富有的學校，所有的校地都是林家所捐獻。學校土地一塊塊賣出，由於我弟弟對土地比較內行，如果出售校地比較不會被別人從中揩油，可以賣得較好的價錢，所以就由弟弟接手管理學校。結果弟弟接手之後，就一直償還學校的貸款，弟弟和弟媳兩人也參加學校老師的招生活動，這麼努力下來，經過二、三年，學生數由一百人增加到數千人。現在已經有三千多名學生，校舍也陸續興建，由於學校中有萊園的古蹟，校園非常之美麗，環境又好。

3、攀龍三兄弟

垂凱和夔龍曾說過伯父攀龍自大、父親猶龍少爺脾氣、雲龍叔叔克己待人。其實伯父並不是自大，他是個比較自我封閉的人，不喜歡和人家交涉，可能是這一點讓別人覺得他自大。

「猶龍少爺脾氣」之說，並不是因為他是我父親所以我為他辯解，我覺得他是個憨直、正直的人。比如說，如果要參拜公媽，他一定是穿上長袍馬褂以示莊重，而不是穿著普通便服。另外，他追求艷秋女士時，艷秋女士要他喝下她高跟鞋內的酒表示愛她，他一飲而下，表示他是個很憨直的人。

至於雲龍叔叔，他是個像生意人的人。我阿媽最疼惜雲龍叔叔，因為他最會和我阿媽聊天。雲龍叔每次從台北回霧峰，就和我阿媽講話講到三更半夜再去睡。如果是我父親就不可能了，他往往時間一到就走人。如果是攀龍伯父，由於當時電話號碼，阿伯那兒電話八號，我們住的那兒是用三號，阿媽常常說，「那個八番的又來了」。伯父到阿媽這兒泡茶，茶壺中如果有泡



過的茶葉，即使只泡過一次，阿伯都不要，統統會倒掉，重新再裝新茶葉。所以阿媽常常不高興，說他「你這個討債的，方才才泡過一次而已，茶葉還可泡好幾泡，你就換換掉！」我阿媽也常說，他不是來看我的，是來泡茶的。

八、叔公林階堂

1、叔公愛跳舞

我叔公的大太太住在紅樓，因為她常年臥病在床，所以就讓她住紅樓，叔公就住古厝靠景薰樓這邊。叔公他很愛跳舞，多半是跳交際舞，他雖然年紀大了，常常舉行舞會，但以林家的聲望，怎可往外叫酒家的女人來？所以他都是找親戚中的年輕女子，只要是比較美麗、比較年輕的，都會被他以長者的身分叫去。

2、和陳水潭的恩怨

台中縣長選舉，本來有個陳水潭參選，後來跑出林鶴年就是由他的叔叔林階堂為後盾，林階堂將財產全數投入支持林鶴年，致使他的後代生活得頗為辛苦。何以他要支持林鶴年？其中是有故事的。林階堂的長子林陸龍很年輕就過世，陸龍年輕時長得非常英俊，除了身材高大，眼睛很大，眼鼻嘴都長得線條立體分明，他到東京留學走在銀座街上時，後頭都跟著一大群日本女孩子。

陸龍留學日本回台後很風流，當時他父親給他的錢花費不夠，就偷偷向放高利貸的陳水潭借錢，每回借錢都寫借據，但是都無法歸還，也不敢向他的父親要錢來還。就一直借一直增加。陸龍愛喝酒，喝到後來患酒肥，長得很胖，大不同於他年輕時二十幾歲時的模樣，患酒肥時已是三十幾歲了，完



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以致百病纏身，三十幾歲就過世了。

陸龍過世之後，陳水潭就很緊張，最後拿陸龍所簽的借據向他的父親林階堂索還。林階堂說，咱兩人是朋友，我的兒子向你借錢的用途並不正，多半拿去喝酒取樂，爲何不先向我說一聲，怎麼現在忽然間要向我討這些錢？我不能全數還你。但是陳水潭的算盤通常是打得一清二楚，一分一毫都不能減，要林階堂全數歸還。因爲有借據，林階堂被逼得不還不行，因爲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所以就全數奉還，同時也認爲陳水潭這個朋友實很可惡。

日後恰逢台中縣長選舉，陳水潭要出馬競選，林階堂侄兒林鶴年也有意競選，所以階堂叔公就想說：機會來了，我可以打壓對方，所以就夥同侄兒出面競選，好讓陳水潭落選，就可以一報私仇。所以林階堂支持林鶴年競選台中縣長，林鶴年當選第一、三、五屆的縣長，而林階堂從一開始支持，就得一屆又一屆的支持下去，正因當年選舉在國民黨政府主政時代都得花費許多錢，每屆都花了許多錢，不論有多少財產，大概都已被選舉榨光光。當年台糖的股票很值錢，爲了支持林鶴年只好統統拿出來賣掉，所有的財產都投注於競選活動之中。不僅林鶴年花光自己的財產，連林階堂的財產也全都花光光，致使林階堂的後代生活過得很辛苦。

我要去日本留學之際，林階堂的大孫林光正在歡送時奉勸我一句話，他說：財產很要緊，你去留學沒關係，但不能將財產都花光，否則將來會很辛苦。當時林光正已經體會到沒錢的辛苦了，因爲他當時錢賺得不多，錢已經都花光了，後來就真的很辛苦了。林光正回去霧峰擔任鄉長時，是別人要他出馬，因爲他本身無法出資，而是叫他出馬競選的人出錢，所以他擔任那個鄉長好像傀儡，被別人呼來喊去的。最後他過世之前，我想他心理上一定很艱苦，林光正也是年紀輕輕就在鄉長任內去世。

陳水潭的兒子是我的二姊夫，平常談起他的父親也語多不滿，就是陳水潭也因爲參選而將財產花光光。換言之，兩邊都是將錢投下去而散盡家財。



當年我們這一房是支持親家陳水潭而未支持林鶴年，所以林鶴年也很感冒說，怎麼同是親戚反倒去支持他人？陳水潭屬台中縣黑派，林鶴年屬紅派，我們去支持親家競選，林攀龍阿伯和伯母參加競選活動又演講，林鶴年一派就醜化我伯母為蟾蜍。

我也不知道是否是選舉所引起的恩怨，我十三歲時犯了戶籍法，因為在身分證上沒有貼照片，因為當時為大家庭，阿媽沒注意，我自己也沒注意，就漏貼了身分證照片。後來戶口調查（當時很嚴格），發現我沒有在身分證上貼照片，就被叫去派出所，繼之被關起來，關了一早上。消息傳回家，我阿媽知曉後，趕緊教人把我保出來，後來想想有教訓的味道。那個關我的地方，正是我們林家捐出來的土地。

九、我與林家

1、長在林家的壓力

常有人問我生長在林家這樣的家庭裡有怎樣的壓力與助力。我童年時就有感到壓力，因為別人遇到我就說「好額人仔」，其中語意乍聽之下是羨慕你，但是口出此言的人並無此意而是看輕你，彷彿好額是不應該。在當時我的心靈上：就會想到我為何生長在這樣的家庭中，怎麼得如此受人消遣？這是種心理上的壓力。

我淡水英專畢業退伍後，就進入彰化銀行服務，當年二十幾歲不會想，單純的認為，既然我阿公和父親都曾擔任彰化銀行董事長，那麼進入彰銀比較有前途，就拜託楊肇嘉先生為我介紹入行服務。當時羅萬俤在彰銀服務，雖然是稱他為姑丈，但我們是個大家庭，他並未將我當成是親戚。進入彰銀後，我感到我阿公、父親過去部屬對我的冷淡態度，也許是因為我期待過多，也許是因為我阿公和父親都已過世，所以我心中覺得受到冷淡的待遇。



2、入社會後又重返校園

我進入彰銀時，王金海先生已不在，而是張聘三、黃三木先生在，但他們對我也是非常冷淡，並無特別照顧。我初入彰銀後感受到不應該進入社會，還得再求學，因為我的本薪是八十元，比台大畢業的一百元還少，相差二十元，當然我就學期限三年，台大是四年，這種待遇是合理的。然而當年這種差別待遇，使我內心動搖，在彰銀那個無人招呼的環境中，我深覺孤單，就有重返校園的念頭。

當年雖然我曾想到美國留學，然而要去美國只有考中留考一途。以我當時的能力無法考取，不敢想去美國。決定去日本，就拜託和我父親、叔父交情很好的林以德先生設法，他當時擔任日本東南株式會社社長，將我以中英文秘書的名義聘到日本，然後才能出國留學。後來到美國，那是從日本回台六年之後才去的，當年我已經結婚，並育有三個小孩，以致無法在美國讀書進修，但是我看到世界一流民主國家的人民如何生活、社會環境為何，收穫也不少。

3、所分得家產及運用

我可以擔五十公斤，但是我阿公參加政治活動所擔的重擔大概有兩百公斤，實在相差太多。而且我的財務狀況也沒有我阿公當時好，因為從事政治活動得有財力支持才行，而父親財產中，我才分得十分之一而已。

戰後林家土地被政府接收過所分發四大公司的股票，我們都有分到，其中有彰銀、華銀和一銀，華銀、一銀分到的部分較少。分家部分，父親猶龍部分計分十份：九個兄弟姊妹（我有兩個姊姊，艷秋女士所生的四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加上艷秋女士，這是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太太也有一份。家產分成十分之後，就變得少了，加上三叔雲龍也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我



們都有分到四大公司和水泥公司的股票，只是分得多或少而已，是否有再投資，因人而異。我分到最多的是彰銀的股票，可說是我當初唯一的財產，我直到前去美國時才處理掉大部分彰銀的股票。而我個人以股票轉投資就是明台產物保險公司。艷秋女士手上的彰銀股票計有七份，為數不少，最後他們這些股票或因為投資不當全部沒有了。至於實物債券部分，我就完全沒有印象了。

4、明台產物保險公司設立之由來

目前我任職的明台產物保險公司之所以成立，乃是因為嚴家淦在霧峰躲過二二八一劫。嚴家淦躲在我們家時，當時留英的伯父還不太會說國語，所以用英語和嚴家淦先生交談，而嚴先生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也會英語。或許當時兩人談得甚為投契，加上嚴先生為了答謝林家救命之恩，偶而和攀龍有所往來。明台產物保險公司就是靠嚴家淦這層關係而設立的。

民國五十年政府部分開放設成立十家保險公司，當時成立的十家保險公司，背後都有關係，如不是謝東閔，就是林頂立、游彌堅、林獻堂等和政府有關係的人去申請。當時正是嚴家淦擔任財政部長，他教當時的錢幣司司長金克和幫我們設立明台產物保險，因為是屬於恩人的公司，所以就在金克和幫助之下設立。當年是階堂叔公次子——夔龍聽到政府即將部分開放產物保險的消息，所以向攀伯父建議，應該利用嚴家淦之關係去申請一家。當時伯父已經六十歲了，他想想林家並無事業，所以可以成立一個事業，就提出申請設立了明台。

當年林鶴年因為擔任台中縣長，政治背景佳且和蔣緯國私交良好，所以國華人壽請他去擔任董事長，但他本身並無投資，所以做不久，只能下台一鞠躬。後來林鶴年將侄兒林光正和林鐘正帶入國華人壽擔任經理。

